

中國古典文學
小說精品書系

努尔哈赤

张欣武 编著



智苑出版社

珍藏版

中國古典文學
小說精品書系

努尔哈赤

张欣武 编著



智苑出版社

珍藏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努尔哈赤/张欣武 编著. —北京:智苑出版社,

2007. 1

ISBN 7-0200-5064-6

I. 努… II. 张… III. 长篇历史小说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259 号

书 名 努尔哈赤
编 著 张欣武

出版发行 智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E-mail dafdfes@publicf.nlc.gov.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940(千字)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7-0200-5064-6
定 价 28.80 元

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代前言)

后金国开国君主努尔哈赤，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是他几十年的征战拚杀，才有了大清朝江山的创立。

努尔哈赤生于女真族的贵族之家，因生母早故，少年生活颠沛流离。他从小雄心远大，目睹大明朝欺压女真，而女真各部又互相征掠不睦，心中下定了要统一女真，与大明朝争夺天下的鸿志。当明军误杀了其祖父、父亲后，他以此为契机，披“先祖十三付遗甲”起兵，征服了建州、海西、黑龙江的野人女真，结束了自元明以来女真社会长期分裂和动乱不安的局面，对促进女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立下了功勋。继而，又向大明朝开战，得抚顺、占沈阳，加紧了与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步伐，同时也拉开了大明朝灭亡的序幕。

努尔哈赤几十年征战鲜有败绩，极善用兵。战时每每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他的无畏气概常令对手闻风丧胆，不战而降，他的表率行为又令属下深深折服、甘为效命。努尔哈赤谋略颇深，战时多用计策，或声东击西，或瓦解内部，或征抚并举。仅萨尔浒一战就歼灭明军五万人。

努尔哈赤目光远大，隐忍之术了然于胸。当他起兵伊始，兵寡将少，他审时度势，对女真各部采取“远交近攻”、“联姻示好”的策略，打拉兼用。在他尚无能力与明廷较量时，连续八次入不进贡，邀买明廷欢心，并以龙虎将军之职抢掠女真各部。当他兵多将广、羽翼丰满之后，悍然发兵，攻略明朝辽东诸城，可图跨过山海关，入主金銮殿。

做为后金国的开国君主，努尔哈赤不仅善于征战更善于治国。他首先创制了满族文字，结束了女真人有语言无文字的历史。随着女真统一的形势需要，他在原来狩猎的组织基础上，建立八旗制度，把全体民众组成兵民合一的形式，稳固和加强了集权统治。

颇为遗憾的是，努尔哈赤铁马冰河，一生拚杀，竟壮志未酬，没能实现入主中原、统御天下的夙愿。一是缘于明朝实力尚雄厚；一是用于努尔哈赤在占有辽东后，对汉族民众杀戮抢掠，引起了民众的反抗，他不得不四处镇压，

牵制了他的兵力，拖住了他入关为主脚步。

但正是他的统一女真及创制八旗制度，才使得后金国有了与明廷分争天下的实力。努尔哈赤是明朝统治的掘墓人与大清王朝的奠基人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努尔哈赤满怀一腔未竟鸿志病逝后，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政权——大清朝在他儿子手中诞生。

编 者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流浪少年 16

额穆齐梦与神交,诞下了壮硕的长子努尔哈赤。她抚着爱子脚心的七颗红痣,喜不自胜:你是脚踏七星而来,定要平世间纷乱……少年丧母、又被后母赶出家门的努尔哈赤,开始了艰辛困苦的流浪生涯……佟家庄园美丽的春妮娜锁住了他浪迹的脚步,他便坠入了温馨甜蜜的柔情之中……

第二章 揭竿而起 43

入赘到佟家的努尔哈赤衣食无忧了,可他不甘心过这种平凡的日子。他把家中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招兵买马,网罗英才,把个佟家庄园变成了练兵场……祖父与父亲被仇敌残杀为努尔哈赤的揭竿而起拉开了序幕,在报仇雪恨的旗帜下,杀向了女真各部……从此,女真人相互征伐的血腥弥漫在了白山黑水之间……

第三章 血洗宗亲 88

几场胜仗之后,对手纷纷不战而降,英贤才俊慕名投靠,建州女真归为一统,再加上新纳的几个福晋体贴可人儿,努尔哈赤犹如春风抚面,神清气爽……哪知他的叔伯兄弟们早已嫉红了眼,一边拉拢腐蚀他的手下爱将,一边悄悄地向他举起了屠刀……努尔哈赤冷冷一

笑：姑念宗亲，留你一个全尸……

第四章 审时度势 129

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兵马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兆佳等部，一时间，白山陈尸，黑水血染。他的英勇无畏令对手胆战心惊……其实，他的深谋远虑更让属下折服，他明白自己尚无与大明朝抗衡的实力，便一次次入京进贡，拉住大明朝这张虎皮，来完成自己一统女真各部的大业……目睹山海关的雄伟嵯峨，他咬碎钢牙：我一定要踏平山海关，驰骋中原……

第五章 杀机毕露 162

努尔哈赤果真是文功武略，样样超凡，他一边走马灯似地把女儿们嫁给了边远的部族首领们，一边磨刀霍霍，把战火席卷到邻近的对手……远交近攻的策略不仅让他掳获了无数的粮草兵马，更让他的帐内佳丽如云，春情无限……他一边抚着她美丽的脸庞，一边叹道：我又何尝舍得把你送给我弟弟，只是我还需要他为我冲锋陷阵……

第六章 逆我者亡 211

大明朝对待边疆异族一向是“以夷制夷”，努尔哈赤迅速壮大的军队和征伐它部行为，使他的统一女真的雄心昭然若揭，万历皇帝极为醒觉，下诏禁止……艳惊天下的东哥命运多舛，其兄把她当成了政治交易的筹码，本来答应送给努尔哈赤，扭头又收下了布占泰的聘礼……努尔哈赤嘿嘿一笑：出兵的借口送上门来了……一眨眼，布占泰成了刀下鬼，乌达、叶赫二部也装进了努尔哈赤的口袋……

第七章 恩威并用 256

努尔哈赤用银两把辽东巡抚喂得饱饱的，巡抚无以回报，只得在给皇上的奏章中把努尔哈赤夸成了戍边的英雄……稳住了明朝，努尔哈赤开始了他统一女真的壮举，一会儿东征，一会儿西讨，秋风扫落叶般把黑龙江女真掳在了自己的手心里……放眼自己脚下的大片疆土，他摇摇头：太小了，这怎能装得下我的凌云壮志呢……

第八章 大漠风烟 288

当成吉思汗的后裔们把八匹白马、一峰白驼的“九白贡品”进奉给努尔哈赤时，他欣喜万分。在他的抚征联合的策略下，漠南蒙古五部已尽在手中……征服了漠南，不仅有了数不清的金银粮草，更重要的是洞开了大明朝的东北屏障……大明朝宛如一位被剥去了衣衫的少女，映入了努尔哈赤饥渴的眼帘……

第九章 称王称霸 338

建国为王的努尔哈赤怎么会让白山黑水禁锢住自己一展鸿图伟业脚步呢？他创制满文、整编八旗、立典立法，悄悄地拉满了大弓，瞄向大明中原……这时候，大明皇帝却整日玩乐，任由奸阉淫乱后官，蒙蔽圣听，大明朝危矣……

第十章 雷霆万钧 385

“七大恨”宣战檄文飞布天下，努尔哈赤正式向明廷宣战了！刹那间，扬尘蔽日，烽烟漫天，数不清的八旗子弟杀气腾腾，踏入辽中……大明万历皇帝已是多年不事早朝，能让他魂牵梦绕的只有那三千粉黛，江山社稷已抛在了脑后……可怜那五万个无辜的大明士卒，一腔血水浸透了萨尔浒的百里长川……

第十一章 势不可挡 441

鬓发花白的努尔哈赤亲率千军万马，一路杀来，攻清河、夺抚顺，兵临沈阳城下……高坐在沈阳经略的府内，努尔哈赤日日欢宴，夜夜笙歌，舒坦惬意到了极点……而大明王朝却噩耗不断，二位皇帝接踵赶赴黄泉，举国上下，人人自危：莫非这大明的江山，要被女真人抢走吗……

第十二章 永不言败 517

努尔哈赤一声令下，沈阳古城平地而起了数不清的亭台楼阁，努尔

哈赤把自己的都城都搬到这里，大小妃妾、贝勒皇子云集身畔，他要以此为跳板，跃过山海关，打进京城……谁料想，沙场拼杀几十年而鲜有败绩的努尔哈赤却栽在了毛头守将袁崇焕的手下……连丧五位重臣的努尔哈赤揩干眼泪，大喝一声：给我烧光他的粮草，杀光他的臣民……

第十三章 壮志未酬 565

跟自己一块起兵的兄弟们死了，努尔哈赤也感到自己老了，老得该考虑立储的问题了……他的十几个儿子们开始了轮番角逐，代善、皇太极、多尔袞们刺刀见红，杀机四起……努尔哈赤遥望着南方天际，仰天长叹：我出生入死，打杀一生，竟不能坐一坐那面北朝南的龙椅吗……

引 子

中国的东北，有一座长白山。

这长白山的主峰，高高地插入天际。

从长白山发源的四条大河，图门江往东流入日本海，鸭绿江往南流进西朝鲜湾，牡丹江往北流入松花江，而松花江又与黑龙江合流，注入鄂霍次克海。

长白山有许多的温泉和巨大的火山口，形成大小不一、众多的火山口湖。湖里波光粼粼，一碧万顷，水鸟翔集，景色迷人。

每当春夏来临，在悬崖峭壁，高峰林立之间，草木繁茂，松杉错落，林木苍翠，郁郁葱葱，环山兽居，百鸟歌鸣，空气馨冽，风光奇丽，一向被誉为塞北的江南。

若在秋冬季节，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上崖下，白雪皑皑，处处银妆素裹，茫茫冰雪世界，一派北国风光。

迷人的白山绿水，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日。

艳阳高照，百鸟和鸣，突然之间，一串莺啼似的笑声，从婆婆的树丛后面传了过来。随着迷人的笑声，林子里飞出了三匹高头大马。马背上坐着三位妙龄女郎：一个着绿装，一个着红装，一个着白装。她们以娴熟的马上功夫，相互嬉戏，彼此调笑，表现出游牧民族特有的风韵。

这三位骑马的女孩子，正是布库里山的女真族少女，布尔胡里寨寨主干木尔的三个宝贝女儿。这三个女孩子是布尔胡里最美丽的少女，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马背上着绿妆的姑娘是大姐，名叫恩库伦，不久前，她才出嫁。那个着红妆的女孩，是二姐，名叫曾库伦，婆家已说定，尚待字闺中。穿一身白色衣服，得最俏丽的，是三姑娘佛库伦。

这佛库伦是父母的心头肉，她长得面似桃花，皮肤白得细腻如玉，两眼秋波流慧，一张樱桃小口，全身上下光采照人。布尔胡里寨的人们，都说她像“从画里走出来的美人一样”。

这一天，三姐妹趁着明媚的春光，骑马在林子里玩耍，听着那百鸟在枝头歌唱，嗅着芬芳清冽的野花香气，心旷神怡。

不一会儿，她们走到一泓清水池边。大姐恩库伦欢跳着，喊道：“多好的池水！咱们下去玩水吧！”二姐曾库伦大声应道：“好啊，我要下去洗个冷水

澡！”说完以后，她拉着恩库伦脱下衣衫，如蝴蝶一般，“扑通”一声，一齐跳下池中。

两姊妹在水中扑打着白色浪花，相互甩着手水，一捧捧，一掬掬，尽情地嬉戏，开心地说笑，引来不少蜂蝶，绕着她们飞舞。

玩耍了不久，二姐突然尖声喊道：“三妹呢？”“是啊，三妹怎么未下水？”大姐恩库伦边说边向水池周围扫寻。两个姐姐的目光同时落在一棵大树下边，她们果见三妹佛库伦坐在树下的大石头上，玉手托着香腮，正呆呆地想着心思哩。

二人跳上岸来，慌忙披上衣服，齐向三妹跑去。而三妹佛库伦仍然坐在那里，对两个姐姐的言行浑然不觉，口中还在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乌拉特……乌拉特……”恩库伦和二妹刚来到三妹身边，猛然听到“乌拉特”这个名字时，像被雷电击了似的。

乌拉特是布尔胡里寨主、三姐妹的父亲干木儿的仇人之子。乌拉特的父亲，是梨皮峪寨的寨主猛哥，因为两个寨子有世仇，经常发生械斗。尽管起因多是些小事，但生性勇猛好斗，往往一点纠纷也能酿成大战。十多年来，仇怨越积越深，终于闹到兵戎相见，誓不两立的地步。每次械斗，两个寨子都要伤亡许多人。自从乌拉特成人后，梨皮峪寨子力量大增。

因为乌拉特生得虎臂熊腰，力大无比，他从小学得一身武功，能飞檐走壁，窜墙跳沟，马上百步穿杨，水上行走如飞。布尔胡里寨子里的人，听到“乌拉特”的名字，都吓得两腿打颤，东躲西藏。

这时候，恩库伦一听到三妹嘴里吐出了“乌拉特”的名字时，不由得急着问道：“乌拉特这个恶魔在哪里？”二姐曾库伦也急忙向三妹说：“快告诉我，是这坏蛋欺侮了你？”看着两个姐姐着急的样子，佛库伦才如梦方醒似地，使劲摆着手，摇着头，惊诧地瞪着两只杏眼，大声地重复着：“不！不！不是他欺侮我。”“那你说这坏蛋的名字做什么？”

“不！乌拉特不是坏人。”

三妹话音虽不大，两个姐姐都听得真切，但还是不相信三妹会说出这话。

这时候，恩库伦抬头看了看二妹，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盯着佛库伦说道：“我的好三妹，你说实话，快向姐姐说实话，你和乌拉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佛库伦道：“没……没发生什么，我，我……”恩库伦双手搂着佛库伦，又亲切地说道：“我的好妹妹，你要对姐姐说实话，也许，我和你二姐还能帮你什么忙呢！”听了大姐的话，佛库伦双肩一颤，想了一下，又使劲摇头道出一句话来：“你们帮不了我。”

恩库伦听后，伸手拉着二妹的手，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走！

二妹，我们去找乌拉特！”佛库伦一听，立刻站起来，双手拦住两个姐姐，流着泪，抽抽噎噎地说：“姐姐，你们不能去…找他，我一我肚子里已经有……”此时，已经出嫁的恩库伦，心中已经全明白了，上去搂着佛库伦细声问道：“跟我说实话，是他强迫了你么？”佛库伦摇了摇头，轻声说：“没……没有，他没有。”

“那是你爱上他了？”“嗯。”

听了大姐和三妹的对话，曾库伦不由得气愤地道：“三妹！你好糊涂！乌拉特可是我们的仇人啊！”佛库伦低声向两个姐姐道：“这事不能怪他，那天，我……”于是佛库伦当着两个姐姐，娓娓讲出她与乌拉特那次邂逅并相爱的往事……四个月前，佛库伦一个人骑上马，到林子里去打猎。

她打了几只野兔和山鸡后，看天已近午，正准备勒马回寨，猛然看到一只黑熊拦住道路。

当时，佛库伦倒没有惊慌失措，她早就听父亲说过：“在一般情况下，熊闻到人的气味以后，立刻就一逃了之，到底它是怕人的呀。”

这时的佛库伦不动声色地骑在马上，两眼瞅着黑熊，等它从一旁过去。那黑熊未逃走，反径直地向佛库伦一步一步逼近，虎视眈眈地瞪着她。

黑熊越走越近，她的马被惊得直打响鼻，若不是缰绳被她拉得紧，或许早吓跑了。

眼看黑熊不走，佛库伦的心里打起了小鼓，精神一紧张，更加没有了底。那黑熊两眼露着凶光，一步步地向她逼近。

“不好！这畜牲想吃掉我。”

佛库伦脑子里闪出了这个念头，一股恐惧的感受像一阵狂涛在心中荡起，两条腿禁不住微微发抖来。

突然，那头熊两只前爪站起，怒吼一声，喘着粗气，扑向佛库伦的马前。

黑熊猛然扑过来，佛库伦的马吓坏了，只见它惊叫一声，前蹄蹿起，直立起来，将佛库伦甩了好远，马头一昂，跑向林子里了。

那头熊被马一惊，也停了下来，坐在路上，瞪着被摔在地上的佛库伦。马跑了，看着黑熊两眼的凶光，佛库伦心里想：我不能就这样让那畜牲吃了！我得逃！佛库伦忍着被摔的疼痛，匆忙站起来，朝四周张望。在离佛库伦十来丈远的地上，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枫树，尽管长得歪歪斜斜，还长出一枝嫩绿的丫叉。

佛库伦像箭一般，奔到那棵小枫树跟前，迅速地爬上树干。

那只黑熊一见，也呼地一声冲了过来，追到小枫树前，站直身子，伸头咬住佛库伦的裤腿，使劲，庄下拉。眼看黑熊咬着佛库伦的裤腿往下拉的时候，她拼命将裤管从熊口中挣脱，又抓住树枝，爬上了弯弯的枝头。

未曾想，那黑熊也用腿抱住树干，跟着往上爬。迫于无奈，佛库伦只得硬着头皮，再往枝头上爬。其实，上边的枝干已经很细，被她压得向下弯着，发出“轧轧”的声音，眼看就可能要断了下来。

凶恶而又狡猾的黑熊见咬不到佛库伦，立刻暴躁起来，大吼一声，两眼喷着火，开始用它那锋利的牙齿，咬起树干来了。

眼看树干就会被那畜性咬断，佛库伦心里忐忑不安起来，一时急得浑身冒火，不祥的思绪又一次在脑海中像雷电一般闪过：“我将要葬身熊口了！”树干“喀嚓”一声脆响，她的身子随着折断的树干，一起坠落下来。

她心里一急，只觉头脑一懵，便晕了过去。

当时，佛库伦一跤跌倒，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一声断喝：“呔！你这畜性吃我一刀！”以后，她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人的怀抱里，眼睛怎么也睁不开，那人一次次地亲着她，还有一只手在她的胸脯上。

后来，她终于苏醒过来，睁眼一看，抱着自己的，竟是一个男人！她不禁打了一个寒战，立刻挣脱出来，他不是别人，却是仇人——乌拉特！忽听乌拉特对她说：“别害怕，我的小美人，那黑熊已经被我杀死了！”乌拉特说着，用手向前边一指，笑咪咪地望着佛库伦。

她顺着乌拉特手指，往前一看，那头凶猛的黑熊倒在血泊中，真的死了。

佛库伦头脑里闪过了——救命、恩人、仇人等想法，终于说道：“谢谢你，你救了我——”她说完之后，一方面大方地对乌拉特微微一笑，一方面迅速地想离开那地方。

乌拉特走过来，站在她对面，说道：“俗话说得好：仇恨宜解不宜结。我们两个寨子间的结怨，是长辈们的过失，我们年轻人应该摒弃前嫌。”

说到这里，乌拉特顿了一顿，又继续道：“今天的事，我不能见死不救，何况你又是我朝思暮想、日夜思念的人！”听了乌拉特的话，佛库伦情不自禁地向他注视着。

乌拉特的红脸盘上有着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双肩又宽又厚，站在那里活像铁塔一般。

对乌拉特刚才说的话，她相信是对的，不过，他乌拉特毕竟是她们家以至整个布尔胡里寨的仇人啊！可是，乌拉特又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佛库伦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了。

乌拉特见佛库伦低头沉思，默默不语，以为他刚才的话已起了作用，胆子便大了。又见到佛库伦那如花似玉的脸庞，不久前他自己曾趁她昏迷时，抱着她几番轻薄她的情景，乌拉特不觉欲火上升，热血在体内膨胀了。

乌拉特急忙走到佛库伦身边，伸出双臂，将她拦腰抱起。佛库伦浑身一

软，仿佛身子浮起来了，渐渐地离开了地面，升到空中，直至浮云之上，缥缈缥缈……说来也怪，仅是那一次野合，佛库伦红潮无讯，已暗结珠胎了！而且自己的小腹已是渐隆起，逐日变粗的腰肢，再也不能掩入耳目了。

“我的好姐姐呀！你们要帮我，让我度过这一难关！”佛库伦双膝跪在两个姐姐面前，珠泪滚滚落下，顷刻间，那粉面桃花变成了雨打梨花，实是令人怜惜！姐妹三人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编造了一个神奇美丽的故事，向她们的父母娓娓说道：

有一天，姐妹三人相约到布尔胡里山涧里去洗澡。

那是一个春日。布尔胡里山涧的水啊，清澈见底，水平如镜。涧水边上，长满绿茸茸的野草，衬托着娇美吐艳的野花，时时吸引着翩翩起舞的蜂蝶。

姐妹三人在美的魅力诱惑下，忘情地脱下衣服，跳进澄碧的涧水中。正当她们洗得高兴的时候，倏然间，从白云蓝天之外，翩然飞来一只喜鹊。那鸟儿嘴里叼着一颗红色的果子，飞到涧水上方盘桓良久，不忍离去。突然，那喜鹊将翅儿一翘，轻轻飘飘，飞临涧水上方，嘴巴一张，那红果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三姑娘佛库伦穿的白色连衣裙上面。

等到姑娘们洗完澡，跳上涧边穿衣服时，佛库伦一眼就看到了那颗红果。当时，佛库伦把红果捡起来，那一股幽幽的特别芳香，顿时扑入鼻孔。

佛库伦顺手就将那红果含到了嘴里，咽到肚里。不料，吞下这红果后，当即觉得腹部沉重。

更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佛库伦珠胎暗结，已怀下了身孕。

她们的父母干木儿老俩口听了这段十分离奇、近于荒诞的故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也不信这是真的。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只得在迷信中默认了。

不久之后，原来体形十分苗条的佛库伦，逐渐变成一位行动不变、大腹便便的妇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佛库伦怀胎十月期满，她已临盆、要生产了。

那一天，一阵风雨过后，艳阳高照，忽然从山外飞来一群喜鹊，叽叽喳喳，齐集干木儿的大堂之上。

佛库伦在一阵剧烈疼痛之后，只听“呱呱”数声，产下一个男孩子。

干木儿夫妇亲眼目睹自己的女儿是无夫而孕，孩子出世时刻，又有那么多的喜鹊汇聚堂上，他们认为这一定是大吉大利了！这个天生的孩子，被全家人看为天物下凡，长大之后必成大器。这位布库里拳主干木儿哪里知道，那个所谓“天生”的孩子，竟是他世代仇人的真种！佛库伦产下的那个“天生”的男孩子，也真令人喜欢。

孩子落地能言，身高体壮。啼声宏大，食量惊人。

不久，佛库伦向儿子讲述了这段离奇的身世，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名为布库里雍顺。

又过不久，佛库伦郑重地嘱咐儿子说：“上天生你，以定乱国，终有一天你要前往治之。”

说完之后，佛库伦便背着父母，瞒着两个姐姐，丢下孩子，私自进山里去寻找他丈夫乌拉特去了。

从此以后，佛库伦音信全无。

布库里雍顺在外祖父母的关怀下，渐渐长大，他的外貌、体形、性格等，都活像其父乌拉特。

女真族是个游牧民族，无论男女，都是自小学会骑马射箭。

由于狩猎要求，人人都会使枪弄棒，以至尚武之风十分盛行。

布库里雍顺长到十五、六岁时，由于他平日勤学苦练，谦虚好学，马上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他经常带领一帮小朋友，在山林里面斩木为兵，揭竿作旗，喊杀之声，山鸣谷应，气势甚为壮观。

有一天，布库里雍顺正与一群孩子玩乐，忽然来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

看到孩子们玩得有趣，尤其是看到布库里雍顺这个孩子们的“头目”，带着小朋友表演得有声有色，不由地赞叹道：“别看这孩子人小，志向倒不小哇！”那位老爷爷告诉他们说：“这条河的下游，有一个三姓地方，那里不光是好玩，还欢迎你们去治乱呢！”听了老人的话，小朋友们都嚷嚷着要去。

“怎么去呢？”孩子们都不吭声了，大家都注视着他们的头儿——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也默不作声，他一边想着老爷爷的话，一边隐隐约约地回忆起来一件事：

小时候，母亲离家前曾嘱咐过他说：“上天生你，以定乱国，终有一天你要前往治之……”想到这里，布库里雍顺计议已定，他决心去那三姓地方，干一番事业。看着那些朝夕相伴的小朋友，布库里雍顺说道：“三姓地方在这河的那一头，我们又没有船，现在自己动手，做个筏子吧！”小朋友们听了，十分高兴，大家七手八脚，一齐动手干了起来。有的到林子里去砍树，有的将树扛到河边。布库里雍顺回家里拿来了绳子，指挥大家把树枝捆起来，并且堆成一排排，一层层。

不到一天功夫，一只结结实实的筏子，编建成功了。

在布库里一声命令之下，大家将筏子推入河里。小朋友们胆子小，看那筏子在水上摇摇晃晃，都不敢上筏子。布库里雍顺从岸上一个纵身，很轻快地跳到筏子上去。

那些小朋友也跃跃欲试，准备往筏子上跳。

就在这时，忽然一阵风刮过来，紧接着狂风大作，河水被大风吹得浪花翻腾。再看那筏子，已被风吹着，顺着河水的流向，被滔滔翻滚的河水，往下游冲去。布库里雍顺在筏子上又紧张，又害怕。

这时，岸上那些小朋友，还有些看热闹的大人们，看到布库里雍顺坐在筏子上，被河水载着，眨眼之间，已被吹得无影无踪。

布库里雍顺在筏子上面，被吹得头晕目眩，连续三天三夜，一惊二饿三害怕，他昏迷过去了。殊不知，这三天三夜小筏子已走了千里以上，布库里雍顺怎能知道！后来，风息了，浪也平了，河水流的也不急了。那小筏子被河水冲到山涧的一个转弯处，终于靠岸、停下了。

布库里雍顺在昏迷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眼前一亮，发觉自己睡在床上的被窝中。他不禁张眼四望，发觉房中布置雅洁，像是女人的卧室。

他回想昏迷前的情景，知是被人救了，心中无限感激。

忽听得有个女孩子说道：“这下好了，他醒过来了！”布库里雍顺寻声看去，见到一个大眼睛的少女立在面前。

那少女脸色微黑，浓浓的眉毛下面，一双水灵灵的黑眼睛，显得聪明机灵。

“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

随着话音，进来一个个子不高，身板结实的白胡子老头。

布库里雍顺急忙从床上坐起来，跳下地，双膝跪在老人面前，道：“感谢老人家救命之恩。”

“快快起来。”

那老人弯腰扶起布库里雍顺，笑道：“别客气，别客气，救你的人倒不是我，该谢的人在那呢。”

老人说着，笑眯眯地指着门边站着的那少女。

听老人这么说，那姑娘脸上一红，随即大大方方地说道：“谁能见死不救呢！”布库里雍顺也就走到姑娘面前，“扑咚”一声向下跪去。

那姑娘阻拦不及，一边“咯咯”的笑着，一边双手托着布库里雍顺的两臂，笑道：“这是小事一桩，没什么。”

说完后，对那老人说道：“爹，你在这里说话，我去做些饭给他吃。”

说罢，只见她伸手关上房门，一闪身，走出去了。

老人自我介绍道：“我叫白哩，是这三姓地方的寨主，我老伴早已过世，家中只有这一个女儿。”说到这，老人向外一指，道：“是她救了你，别看我女儿生在这深山沟里，她却能通达事理，聪慧能干哩！”

老人见他沉默不语，又问道：“你是何地方人？怎么一个人坐那筏子。”

布库里雍顺回答老人道：

“我是布库里山布尔胡里寨子的人，我母亲生我是因为她吃了仙果怀孕的，我生下来就未见过父亲。”

“那你是一个‘天生’的人喽！”那姑娘突然打断布库里雍顺的答话，又笑着问道：“你坐筏子去做什么呀？”布库里雍顺连忙说道：“我与小朋友坐筏子玩耍的，未想到被大风刮到这儿来了。”

听了布库里雍顺的答话，白哩笑着说：“这是老天爷把你送到我这儿来，你就在我这里住下来罢！”说完之后，白哩又对女儿道：“博喜，你去把后院那间厢房打扫一下，给这孩子住。”

姑娘答应一声，朝布库里雍顺深情地看了一眼，一转身，向后院走去。

三姓本是百户人家的小镇，原名叫斡朵里。

布库里雍顺是从布尔胡里寨子附近一位置是在牡丹江上游，登上筏子，借着风势，顺流而下。在牡丹江与松花江的汇合点，也就是三姓地方——斡朵里，那筏子随着风的停息，也就靠岸了。由于这三姓地方交通闭塞，加上这些女真人以狩猎游牧为生，形成了生性好斗的性格。同时，他们也具备刚直不阿、热情好客、待人真诚不苟的美德。

这斡朵里住着三个姓氏的人家，他们为了争当头人，原始仇杀的遗风，使村寨笼罩在一片杀气中。

白哩为人忠厚，待人真诚，处事公道，被三姓的首领推为寨主。

布库里雍顺的到来，成为斡朵里的一大新闻，大家争着传诵：“寨主家里来了一个‘天生’的人！于是，三三两两，一阵阵，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到白哩家来看那个‘天生’的人！布库里雍顺人长得膀大腰圆，浓眉大眼，本是个大富大贵的形象。这些山里的女真人，一下子把寨主家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奔走相告：“这‘天生’的人，就是与众不同！”为了庆贺布库里雍顺的到来，白哩一面接待到家的客人，一面派人杀猪宰羊，让人准备酒菜。

到了晚上，白哩将三姓地方的头面人物都请来，共摆下三桌酒席。酒席开始，白哩向大家介绍了布库里雍顺的情况，希望各位客人开怀畅饮。

酒桌上，大家万分喜悦，有说有笑，各人推杯换盏，猜拳行令，热闹非凡。

布库里雍顺住在白哩寨里，白天陪着博喜去山下牧放羊牛，晚上回来伴着她唱歌弹琴，有时练拳棒，舞刀剑，日子过得自由随意，不知不觉一月有余。

一天晚上，他一觉醒来，发现窗外月亮皎洁，亮如白昼。

布库里雍顺遂披衣出门，来到院子里。

他正想借着月色，从头打一套太白长拳，忽听附近有轻轻的说话声。

他当即寻声走去，桂花树下有一人双膝跪在地上，面对银辉闪闪的满